

“塞尔维亚”现代文学精选·散文

The Book on Bamboo

竹书

【塞尔维亚】弗拉蒂斯拉夫·巴亚茨 著
彭裕超 译

APTURE
时代出版传媒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The Book
on Bamboo 竹书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书/(塞尔维亚)弗拉蒂斯拉夫·巴亚茨(Vladislav Bajac)著;彭裕超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1

(塞尔维亚当代文学精选)

书名原文: The Book on Bamboo

ISBN 978-7-5396-5838-4

I. ①竹… II. ①弗… ②彭… III. ①长篇小说-塞尔维亚-现代 IV. ①I54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8101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61597

The Book on Bamboo

Copyright © 2010 By Vladislav Bajac

Published in China by arrangement with Geopoetika

Publishing, Belgrade, Serb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塞尔维亚当代文学精选”系列中文版,由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乔治波蒂卡出版社与中国安徽文艺出版社携手打造。

出版人:朱寒冬

出版策划:朱寒冬

责任编辑:朱寒冬 刘畅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63813778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375 字数:260千字

版次: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cknowledgement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has been made possible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Republic of Serbia



Република Србија
Министарство културе и информисања

“塞尔维亚当代文学精选”系列

The Book
on Bamboo
竹书

ZHU SHU

【塞尔维亚】弗拉蒂斯拉夫·巴亚茨 著
彭裕超 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tongbook.com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 001

文中序 / 243

第二部分 / 253

第一部分



清晨，尼桑本多穿好衣服，起身到东家的竹园去进行一次早间巡逻。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散步的过程中自言自语。他独自生活多年，早已习惯孤独。多年以前，在他的“至亲”死后几个月，他决定，如果没有迫切需要的话，则不与他人交往。那一整年，瘟疫笼罩全省，尼桑认识到，人类的痛苦没有彼岸。他意识到他命中注定瘟疫不会要了他的命，于是他请求本松大名收留他，让他守护石头山上这一片偏僻的竹子林。从那天算起，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来，尼桑从未下山。每隔几个月，大布寺的和尚上路朝圣，会路过尼桑的小屋，并在此地歇息。这便是尼桑与他人的唯一接触。

每年，东家会派人给尼桑送来报酬，并给他传递一些关于国家的消息。而承担这一工作的，正是武士一式。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些工人，这些工人负责帮忙砍竹子。工人们完成工作，就会径直返回他们遥远的家乡，不会跟尼桑有所交谈。尼桑喜欢在高高的草丛中发呆以打发时间，他认为这样可以认识一些鬼魂。

这一个早晨，一式交给他一项特别的工作：砍下竹园中最粗最大的竹子。竹子像是在反抗，迫使尼桑使尽浑身解数才最终将

它砍下。几个小时之后，竹子终于倒在了尼桑的脚前。筋疲力尽的尼桑坐在了倒下的竹竿上，看起来就像是千军之首。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和自己的“将士们”说说话。这一次，回答他的声音，从他刚刚砍下来的竹竿里传来。他听得很清楚：这个声音知道问题的答案。尼桑慢慢起身，把头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再一次说出问题。当他再一次明确地听见从竹竿内部传出声音的时候，他吓得跳了起来。

“里面一定有什么小动物。可它又是怎么进去的呢？”尼桑不禁自问。

“我不告诉你，你快帮忙把我弄出来吧。”刚才那个声音尖厉地回答道。

尼桑原地跃起，匆匆躲到一棵大竹子后，慌张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一个孩子从竹竿内部爬出来了，她挺直腰，向尼桑招手。尼桑瞪直了眼睛，不能相信眼见的一切。他愣住了，双脚仿佛陷进了土地。

小女孩对他说：“我都不怕你，你为什么不走过来？”

尼桑小心翼翼地向她走去。他与小女孩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问她：“你是谁？”

“我叫辉夜姬。我无父无母，我想来跟你住，如果你肯收留我的话。”

“你从哪来？”尼桑为自己争取一些思考的时间。

“啊，你都看见了，我从竹子里来。”

“嗯，你以后慢慢给我说吧。”尼桑已经决定好了，“我决定收留你做我的女儿。”随后，他不再说话，把开了头的工作匆匆收了个尾。辉夜姬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

他们一起走向小屋。走在路上时，小女孩紧握着尼桑的手，尼桑偷偷地瞄着她，脚步轻盈而骄傲。到今天为止，从未有人向他寻求庇护，更没有人紧紧握过他的手。

* * *

辉夜姬只有十岁，她很快就学会了打理家务，并乐在其中。一双女性的巧手，把尼桑的小木屋打点得像模像样。转眼之间，一切事物都回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上，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平和的气氛。尼桑感到非常幸福，但是又担心自己不懂得该如何向辉夜姬表达感激之情。然而，小女孩能够洞察到尼桑最为微小的思绪，对此，尼桑也了然于心。

和尚们在返回的路上经过尼桑的住处，便在此歇息。尼桑招呼着他们。而辉夜姬就静静在墙边的角落待着，只有尼桑叫她的时候她才出声。慢慢地，和尚们对小女孩的羞涩感兴趣起来，便想把她引过来说话。在谈话中，辉夜姬流露出了聪明伶俐、百依百顺的性格。

第二年，在人际交往方面，尼桑第一次发生了可见的变化，或者换句话说：别人对待他的态度出现了变化。除了武士一式以外，还有很多人对辉夜姬感兴趣起来。在竹园工作的工人们，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想进尼桑的小木屋里面，只为了看一眼这位小女孩。尼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她如此感兴趣。他只把辉夜姬视为一个小孩，与别的小孩没有区别。但是，有一次他无意中听见了两个工人的谈话，他们说小女孩有着不同寻常的美丽。尼桑习惯了和她相处，从没有往那个方面想。

往后的几年，人们的好奇心并没有退却。相反，越来越多的工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说要回家，只为一访尼桑。他们中很多人并

不顺路。因为尼桑故意把住处建在了人们不能轻易到达的地方，为了来尼桑的住处，他们不得不爬上山。尼桑从过路人的口中得知，整个县的人都把辉夜姬称为“公主”。这个消息让尼桑感到难过，尽管不知道这个消息将如何影响她的未来，但已对他们平和的生活构成了滋扰。他并不自私，不过这些从“未知世界”来的访客，让他感到很受骚扰。辉夜姬很理解他，并且告诉他，她将支持和信守他的任何决定。于是，尼桑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并且向外宣告：在小女孩成长到 20 岁以前，除了和尚和本松大名的监督员以外，他不再接纳任何人到家里做客。法律认可了他的决定，并且给予支持。很快，所有的访客都绝迹了。

生活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尼桑把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工作和女儿，同时他也很担忧自己所订立的期限的到来。时间以自己固有的节奏悄悄流淌，只能从生活的表面形态去察觉到它的逝去。

* * *

十年时间过去了，辉夜姬未曾有过改变平静生活的愿望。尼桑不知道她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出众的美丽，而这份美丽现在已经确凿地映进了尼桑的眼里。

尼桑拒绝接待访客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由于他逐渐老去，他开始担心失去自己的女儿。他想方设法说服自己打消疑虑，但是，他无法驱赶心中不安的预感，他深深感到有些风尘世事正在酝酿当中。

为这一切拉开帷幕的，是伍堂太子使臣的到访。但是，辉夜姬的处变不惊，抚慰了尼桑的不安。尽管如此，尼桑心情忐忑地等候着太子本人的到来。辉夜姬的美貌，让伍堂太子深深着迷。太子认为人们称她为“公主”，名副其实。辉夜姬泰然自若。她答应了

太子娶其为妻的请求(这让尼桑感到非常痛心),但她开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太子必须告诉她,下一次月满之时,天上有多少颗星星。伍堂太子感到很意外,但是答应她说会去试数一下。

几个月以后,太子的使臣再次登门,传信说太子没有数出来,因为夜太短了,他来不及尽数所有的星星。尽管太子还请了自己的守卫帮他一起数,但是天空无垠,他们无法明确划定分工的区域,因此他们数不清天上究竟有多少星星。

辉夜姬只是神秘地笑了笑,并向太子表达了问候。尼桑欣喜若狂,他以为不需要再担心以后的求婚者了。往后几年,很多慕名追求辉夜姬的人登门造访,但是他们当中无人能够解答“公主”所出的各种难题。他们现在甚至把辉夜姬称为“不可征服之女子”。新的外号,反而吸引了更多声名显赫的武士们来挑战。但是,任凭他们煞费心思,始终无一人能够破解辉夜姬出的难题。就这样,辉夜姬继续像一座不可攻克的城堡一样矗立着,没有向任何人伸出手。

随后,年轻的小乌松幕府将军前来登门。反复的折磨,让尼桑受创,使其病倒在床。他年岁已高,无法克制自己对女儿的疼爱。另一方面,尼桑不愿意让女儿认为她一旦离开,他的命运就会变得不幸。辉夜姬对尼桑说,她对追求者的拒绝,不完全是为了维护对父亲的忠诚与爱。她的解释让尼桑稍感平静,但没有彻底打消他的不安。

幕府带了很多随从到来。他们在尼桑的小木屋附近安营扎寨,以表现自己的决心。然而,辉夜姬的回应,就如对待之前的追求者一样,并无二致。幕府将军感到屈辱,但是他把屈辱之感隐藏于心。他接受了辉夜姬所布置的任务:认出生长在日本、中国和印度三地的,合计一千二百种竹子,并记住它们的名字。这些竹子中

有一半生于日本境内,但是,除了尼桑老人以外,没有人能完全认出这些竹子。然而,幕府将军却不能向尼桑求助。于是,幕府将军或请人或命人在国内和其他国家开展考察,自己待在原地静候回音。整整一年,他都没有回过京城。他尝试待在原地处理朝政,但是国家的事务确实太多了,他无暇顾及。久而久之,国家的治理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他把妓女召到自己临时的寨营来,以慰藉自己得不到爱情的痛苦心情。

幕府将军所交出的竹子清单,得不到辉夜姬的认可。他失败了。在打道回府之前,他请求与辉夜姬单独见面。在她的面前,幕府将军终于放下了自己的骄傲和威严,承认了自己对辉夜姬深深的爱慕之情,并且许诺,终身不娶。辉夜姬被这番承诺深深打动。她决定把自己一直隐藏的秘密向幕府将军坦白:

“下一个月圆之夜,我的守护者会从月亮上下来把我带走——因为月亮才是我真正的家乡。”

* * *

幕府将军离开了,但是他立即派遣了两千名最忠诚的武士看守着辉夜姬,以防她真的离去。然而徒劳无功。月圆之夜,辉夜姬果然消失了。尼桑极度痛心,无法从床上起来。将军的信差回到了京城,把辉夜姬留下的信带给了幕府大人。

夜晚，不安的感觉笼罩着整座鹿儿岛。气氛却出奇安静，温暖的风从大海吹来。诡异的空气像一个节日的蛋糕一样断了层。当风迎面吹来时，人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被分成了两段：大腿以下是凉飕飕的，而大腿以上则热得直想出汗，但是汗滴还没有完全渗出，就被风吹干了。

老乌松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摘下了的水果：因为长久的等待而变得干瘪。他以为只要他静静地站在门廊，身心所受的刺激就会减少。然而，季节的快速变更，依旧在他的体内造成了混乱。

乌松的妻子——木之坂王妃为他生育了四个女儿。老乌松年事已高，阳刚之气已经耗尽了。他始终在等待他的接班人的出现：他必须要有一个儿子继承自己的贵族地位。驸马们都有一个义务，就是要巩固乌松家族的地位和声望，并且在全境形成更大的影响。当今幕府已经感受到乌松家族对其他贵族的威胁了。暴力与罪恶，是乌松政府伸张正义的手段。

乌松的私人侍从梅诺，是一个扭曲分裂的人。在人前他是一位忠臣，无论主公想要什么，他都想方设法去办到；人后则使阴谋，偷偷中饱私囊。他悄无声息地走来，对主人说了一句：“主公，太医

拿出母竹来用了。”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去了。

乌松欣喜若狂：母竹片做的刀，仅用于切断男婴脐带！随后，他早就计划好的一系列谋划，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实现了。美好的将来可以留到以后再畅想，他匆忙回到了自己的宅邸。任何人都不得知道新生儿的性别。

很快，王妃的随从把孩子抱来了。乌松无法掩饰自己的欣喜之情。太医告诉他，母子皆平安。等所有人散去，乌松和太医走到花园，按照传统，要把竹刀栽种下来。太医把竹刀递给乌松，好让他自己亲手把竹刀栽进地里。但是，在交接时，太医失手了，竹刀掉下来了，刀柄一头插进了地里。太医吓得脸色煞白，乌松暴怒如雷。对于新生儿，乃至整个家族，这都是一个不吉祥的征兆啊。乌松即刻把太医带到另外一个花园，叫来守卫，命令立即把太医的头砍了。大刀一挥，太医的生命从此消失在黑暗的隧道里。

梅诺奉命在栽下的竹刀周围筑起篱笆，不让人看见它。梅诺是唯一一个看见太医犯下致命错误的人，他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别人。否则，他必丧命无疑。在这方面，他非常了解自己主公的脾性。

虽然乌松迅速掩藏了这个不吉利的征兆，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无法保持平静。为得到一个男孩，他等了太长时间了，现在又只好接受一个不如意的旨意。他希望他的儿子能继承大家族的荣耀，希望自己家族出一位能够一统天下的王者。乌松想通过自己的儿子去讨幕府的欢心。当今幕府，也是多亏了乌松家族的助政，才能在王座上慢慢坐稳的。对乌松多年以来的暴行，鹿儿岛的人们已经怨声载道：过高的苛捐杂税，过于严厉的罚款，对罪犯过于严厉的酷刑，等等。总而言之，人们就是对肆无忌惮的独裁统治感到痛心疾首。然而，幕府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改变乌松的蛮横作风。而

乌松也一直指望着有人来把当今幕府赶下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幕府来说，乌松之所以可靠，不是出于什么浪漫的原因，而是因为乌松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善于服从，他可以一辈子无条件地服从于幕府。乌松一直秉持着这一古老的武士道戒律，这一戒律看起来已经过时了，但它却奠定了人坚忍的耐力，并赋予人一些特权。乌松是唯一一个依然遵守古代武士规则的大名贵族。这使他在某些环境下获得了特权。乌松的施政，得到了幕府无言的关照。乌松仗恃着这份恩情，在施政时为所欲为，他联合其他大贵族，试欲谋反。他以铁的纪律，打造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再通过这支军队，将其他贵族的军队也收归麾下。面对乌松的雄起，其他的贵族只能互相依赖。

现在，乌松开始担心“倒置的竹子”这一不祥征兆了，他担心自己的如意算盘会被打乱。他担心自己的梦想不能实现，他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形成自己的统治势力，他担心自己的孩子会成为更加可怕、更加接近自己的幕府。

* * *

不安的情绪渗透了乌松的生活，尤其是在夜里。当所有人都安静地沉入梦乡时，他绕着自己沉睡的孩子走来走去，从多个角度反复端详，寻找不祥的征兆或痕迹。出于怀疑，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换了好几位医生。可是每一位医生都向他证实，这个孩子是完全健康的——正如乌松自己亲眼所见。然而，这对他来说还不足够。他决定要与命运“沉湎一气”——向妖巫之术求助。他知道这样是铤而走险的，有可能会受到玄道的神秘惩罚——人的气数将折损，未来之事也会受到扰乱。然而，乌松忐忑不安的心情，甚至大过了他对玄道的恐惧。这种心情完全控制了他，他决定上